

角力记
北宋·调露子

○序

序曰：子不语怪力乱神，为千古之格言也，而后玩笔砚者，不孰淳素，见竞浮华，有所不知，终身之耻，故有作《齐谐记》、《白泽图》者，有著《乱离》、《妖乱》等志者，有辑《搜神》、《幽明》等录者，惟力也岿然独存。顷于市货故纸束中，得古之杂说，于中一段，说角抵之戏，且多猥俗。愚居闲，遂加润之以故事，演成斯记。或曰：“圣人所不言，子何须有述也？”愚则对曰：“大道散则德者立，德壤则仁义薄，仁义生则忠孝起也。当仲尼之为也，有所不知，盖阙如也，何必繁细乎？圣人之德已立矣，后宗孔者枝叶异也，儒七墨三是也。是故纪奇异则近怪矣，序离散则近乱矣，纪幽冥则近神矣，述角 则近力矣。此四类，非孔门寄杂家流也？”或曰：“子述此，岂非斯文之类与？”复对曰：“志怪者，岂神耶？言力者，岂力耶？昔梁简文帝著《马槊谱》，而不闻萧纲是骑将也。愚今所著，岂出乎稗官之俦也，条理于后。”

○述旨

夫角力者，宣勇气，量巧智也。然以决胜负，骋□捷，使观之者远怯懦，成壮夫。已勇快也，使之能斗敌。至敢死者之教勇，无勇不至。斯亦兵阵之权舆，急竞之萌渐，天生万物，含血啼息者，无有喜怒之性。六情未始有，从教而得者，本乎天然。且如攻斗力者，始乎阳（本其怒戏），常卒乎阴（欲胜情至，计潜兴被害）。以礼饮，始乎治（尊卑有别，酢酬有次），常卒乎乱（耽酒淫液）。故相搏者，始嬉戏，常卒怒击（今猫犬虎狼，始以轻爪弱牙面相击齿，终则斗），是知喜极则怒生。戏亦气也，气逸而下；斗以气也，气奋而上。戏气发乎脾，斗气生乎肝。故曰：夫有血气，必有斗心也。岂不然也？上古之人淳素，以食饱饮足，或以前肱为格斗，手赤未取胜负别，若鸡犬斗敌而已。则知出自然，岂因教训后能耶？上古之□亦同此矣。又以人之性气，犹大泽焉，平时渺弥焉。大风鼓之巨浪起（若人之忿），小风吹之细文生（若人通悦）。若角力之气，中等风作，浪波动摇也，非适非小。则大近于怒，小存于喜。竞力角技，则非喜非怒。此角力，是

两徒搏也。且虎有爪牙之利，故以器仗格之，则非徒搏也。人彼此皆空相击，可云徒搏也。晋侯梦与楚于搏是也。《释名》云：“相搏也，手搏其上，摩挲犹未然也。手上下之言也。”

○名目

一、相搏。《谷梁传》：“鲁公子季友帅师败莒拿，公子季友谓拿曰：‘吾二人不相悦，士卒何罪？’屏左右而相搏。季友处下，左右曰：‘孟劳。’（惊取刀，鲁宝刀）季友以杀之。”此则始相徒搏，后处其下，左右救之，曰令用刀也。今之用力，可谓相搏也。《释名》曰：“搏，四指广搏以击之也。”然且始举手击，要终在扑也。

一、相扑。盖取其见交分胜负之名，则取扑倒为名故也。《通俗文》云：“争倒曰相扑也，言其交相争也，今率土俗间只呼为相扑也。”又《晋书》云：“相扑，下技也。”又见《北齐书·诸王传》。相字入声呼。

一、相扑费（音费）。蜀土荆襄之间，扑费扑费则争力竞倒之谓也。相扑费之名，《荆楚岁时记》：“荆楚

之人，五月间结伴为相扑费之戏。”即扑也。俗间或相叉（音堆）扑也，亦曰相叉（丑佳反），皆非雅正。

一、角。汉武帝元封二年春，始作角戏。应劭曰：“角，技也。 ，相触也。”文颖曰：“此乐为抵者，两相当也。角力，角技艺、射御，故为角。盖杂伎乐也。”颜师古曰：“ ，当也。非谓触。”文说是也。至元封六年夏，京师民观角于上林、平乐观。至元帝初元五年罢此戏也。今观诸公注解，“角”字义晦昧，盖“角”与“榷沽”同用也，比较量之谓也。角量其触，此则相扑费也。两两相当，则今之步打、拔河也。疑汉世力夫相对以手击格，谓之角也，后世变体，遂一一出场也。《西京赋》云：“临回望之广场，呈角之妙戏。”注：“角，戏也。今人两两相当，角力也。”

一、角力。则角量力，其取工巧钝拙，分其胜负，故谓之角力。《晋书》“角，校力”是也。然则名言有雅有俗，雅则曰“相扑费”，俗则曰：“相扑”。或以方土呼名，尔熟者为俗（荆楚呼“相扑费”尔），闻生者

为雅（回器上土，斗相扑也）。今会诸名，以“角力”为雅，故以为首目也。究其始，则其来虽远，见史分明，则盛于西汉也。

○考古

若稽诸古，《左传》有“晋侯梦与楚子搏”，《谷梁》公子季友与莒拿搏，又秦董父与叔梁纥以力相高，皆角力之意也，其来尚矣。西汉作角戏，皆其始也，以西汉则盛行矣。魏文帝言奋威刘展有手擘，能空手入白刃，帝持甘蔗为仗，下殿数交，二中其臂。此是单角其手技，非争交竞力也。晋庾东者，阐之父也。武帝时，西域健胡趯捷无敌，晋人莫能校力。帝募勇士，惟东应选，遂扑杀之，名振殊俗。《晋书》云：襄城人王弘与颍川功曹刘子竺会于界上，子竺谓弘曰：“襄城人不知颍人能扑。”弘对曰：“相扑下技，不足以明优劣。”

北齐南阳王绰字通，以五月五日生，为性凶悖。文宣又无道，奏蝎蛆置浴斛，令宫人裸露卧中，帝绰同观而笑噓。后韩长鸾诬告绰反，后主不忍显戮，使宠（一作龙）胡何猥荫于后园与绰相扑，因格而杀之。宋王敬

则，帝令公卿自呈本技所长，敬则红帛纠发拍张。齐曹武，材力之将，为雍州。致钱七十万，为桃虫儿、茹法珍诬而夺之。曰：“人传曹武每好风景，招人拍张武戏。”帝果疑之。拍张亦角力也。《齐书》言戏则徒手拍击也，如有操执，则又习战也。

《隋书》：柳彧字幼文，事后周，入隋为侍郎。上疏云：“见近代以来，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，作角戏，递相夸竞，至於糜费。请禁之。”

隋有陶氏子，本鄆县人。出家，尪羸，为众所轻，号法通。通愤其欺侮，遂苦告观音。一日归省母，睡卧庭树，口出涎三升，母惊呼起。向梦有人遗三驴驮筋，令啖之，始尽一驮，闻母呼，觉。通觉身有力，举物不以为重。时西番一道人于北门试扑，都无敌者，文帝患之。诏通，令与胡人角力。力者造通，为把赤豆麦，便粉碎。

唐宝历中，敬宗御三殿，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。戏酣。有碎首折臂者，一更三点方罢。穆宗即位初年，幸神策军，观角及百戏，日晏方罢。续

三月一日，幸左右军及御诸门，观角 杂戏 。 长庆元年，云阳抵人张莅负羽林骑康宪□钱，徵索不偿。醉怒，莅□宪几死。宪男买得年十四，持木插击莅首，破限内，死。刑部奏覆，敕曰：“康买得童年能知子道，虽杀人当死，而父可哀，减死一等。”

文宗开成中寒食节，御勤政楼，观角 。

太和三年，京兆杜公之治蜀也，酷易军政。南蛮蒙嵯巔以兵掠城下，士人多溃散。荆州有善角 者，多力无对，窘迫刺发，衣衲坐於佛寺庑下。会有蛮三人驰入，伪呼曰：“王有急，时续遣兵七十万继至。”坐僧曰：“榜可看否？”二人曰：“有何不可？”遂展之前。僧乃悉拽之，拉其头，摔于井中。余一乃走。（出《成都记》）

《吴兴杂录》云：七月中元节，俗好角力、相扑，云秋瘴气也。

《酉阳杂俎》云：张芬曾为韦南康行军典艺，且过人力。举七尺牌，趲鞠过半塔。弹力五斗，以新涂泥壁弹子，打“天下太平”字。又能拳上倒枕，走十间地不落。

光启中，左神策军王卞由振武军到镇，排设次，命角。有一魁岸者无敌，主帅壮之，遂邀三人相次敌之，皆负。时有一秀才在末席，告帅曰：“某扑得。”主帅骇其言，坚请敌之。秀才降阶入厨，少顷而出。遂撩绾衣服，握左拳，向魁岸者微笑曰：“此儿只消一指必倒矣。”及乎相逼，秀才候魁岸者瞋目相视之际，急展左手而示之。魁岸者懵然而倒，合座大笑。秀才徐步而出，濯手而登席焉。主帅诘之何术，对曰：“此辈怕酱。以涂於掌，此人见，果然自倒尔。”主帅合筵大笑。

唐僖宗弱龄登位，为宦者所狎，多以蹴鞠、斗鸭、畋游微行内园，恒排角之徒以备卒召。能步打，谓俳優名野猪曰：“朕作步打进士，然合得一状元。”野猪曰：“或遇尧舜禹汤知举，陛下不免落第。”帝笑而已。

后唐庄宗性多能，癖好俳優并角戏。或云：“自能此戏。”尝诏王门关曰：“胜与作对，供养太后。”又先约之曰：“卿不可多让。”门关退谢者数四，又谓之

曰：“卿一拳倒者，与节制。”及出手，果一拳下而仆。寻除幽州节度使。

唐京兆大宁坊力者张，翰札刺左膊上曰：“生不怕阎罗王。”

唐王力奴雇刺工刺其胸，作山亭水榭，树木鸟兽悉备焉。

唐棋客杨河（一作汀）者，不知何许人也，围棋至逸品格，著《四声局图》，甚精悉。止就军府，署随军要籍。而性好相扑，身形魁伟，为人所苦求，必与人敌戏。咸通中，游江囊。僧寺中著棋后，问僧中还有角者否？僧曰：“皆耄年老宿，闻随军有扑力，可悦群公，愿凭槛以观之。”河只脱宽衣，以脚蹴起庭中，摇帛石再蹴，手接掷高后，接如击鞠焉。

唐郝惟谅本江陵人也，聚率男於私家斗武力。尝寒食节，与其徒游於郊外，步蹴角力，因醉於野。迨宵分，始悟入冢间，为人间是葬事也。

元和中，京兆东市恶少季和子，父名拿眼。和子父子性忍，尝攘杀猫狗，为坊市之患。尝臂鹄立於函子行

，为紫衣二人怀中出牒云：冥司追（下阙）。

会昌中，左军壮士管万敌富有膂力，扛鼎挟辮，众相推服。一日，与侪辈会於东平酒肆，忽有麻衣掌盖，直入其座便饮，旁若无人。万敌扼腕瞋目，略非所惮，同席推挽，竟不微动，而观者渐多。乃曰：“某与管供奉较弱力，以定后先。请供奉拳某三拳后，乞搭供奉一搭。”遂袒膊抱楼柱而立。万敌怒其轻己，欲令殒于拳下，尽力奋以三拳，如扣木石焉。观者咸惊。楼震，其人略不微动，即而笑曰，“到某搭供奉矣。”于是奋臂而起，掌大如箕，可丈余，<*山亢屹而下，前后有力之辈，方甚恐栗，非常人，众拥万敌谢而去，俄失所在。万敌寝疾月余，力遂稍减。

咸通中，京兆左军有张季弘，勇而多力。常经胜业坊，遇泥泞深溢，有村人驱驴负薪而至，适当其道。季弘怒之，因提驴四足，掷过水渠数步，观者无不惊骇。后供奉襄州，暮泊商山逆旅。逆旅有媪，谓其子曰：“恶人归矣，速令备办茶馔，勿令喧噪。”既而愁愤呼叹，咸有所惧。季弘问媪，媪曰：“有新妇悖逆，

制之不可。”季弘曰：“见母忧恐，谓有何事，若是新妇，岂不能其语耶？媪曰：“客未知子细，新妇壮勇无敌，从皆畏惧，遂至於此。”弘笑曰：“其他即非某所知，若言壮勇，当为主人除之。”母与子遽叩头曰：“若此，母子无患矣，虽穷困，当力为酬赠。”顷之，邻伍乡社悉来观视。日暮，妇人荷束薪而归，状貌亦无他异。逆旅后园有磐石，季弘坐其上，置驴鞭於侧，召而谓曰：“汝是主人新妇，我在长安即闻汝倚有气力，不伏事阿家，岂敢如此？”新妇谓季弘曰：“乞押衙不草草，新妇分雪，新妇不敢不承事阿家，自是大人憎嫌新妇。”其媪曰：“汝勿向客前妄有词理。”新妇因而言曰：“只如某月日，如某事，岂是新妇不是，”每言一事，引手于季弘石上，以中指画之，随手作痕，深可数寸。季弘流汗神骇，但言道理不错，阖扉假寐，伺晨而发。及回，问之，新妇已他适矣。

蒙万羸者，自言京兆鄠县人也。唐僖宗咸通中，选隶小儿园蹴鞠，步打球子，过驾幸处，拳球弹鸟，以此应奉。寻人相扑朋中，方年十四五，时辈皆惮其拳

手轻捷。及长，擅长多胜，受赐丰厚，万赢乎号自此起。至昭宗朝，累累供奉，或诸道新进勇者，必悉无疏。五陵年少，幽燕任侠，相从指教者数百。及随驾凤翔，城婴闭既久，随至华下，教坊杂伎，皆遂分散。入两浙，武肃钱王待之甚丰。与乐工皇甫店相遇，携手见武肃王曰：“某与皇甫供奉自小相聚，忆僖宗官家令其就康乃博士处，同唱《鹊踏枝》词，今已二十年也，不期同受遇于此。”遂各领钱帛，令置酒相会，然犹出场累胜。年老，王令指教数人，令主青山伍子胥庙焉。长兴中卒。

浙中李青州者，本齐帅王师范衙内应官都知也。凡所出敌，殊无敌者。时邺中、真定，罗氏、王氏竟招色伎人，故师范厚礼，虑其亡逸。及归梁祖，惧其狷急，遂附两浙进奉纲船，投武肃王。王异，排勇于者抗之，终无胜。后有陈宾形凝而捷，遂扑之，力减其价。李身板形而异，天成中卒。

王愚子者，扬州人也。属杨氏子渭乘中原多故，遂伪立国曰大吴。时愚子形若涂漆，少小时尝梦与金刚对

，异物似木薪，如是两转，因觉有力，遂好相扑，少有对偶。伪吴武义年中卒。有子号王八四，幼便受父训，拳手亦高，而性尚儒学，读书间谈不素，亦自嫌粗行次，应奉国主李昇、景、煜，皆好此戏，令充对头供奉，近江南不知所在。

谢建者，扬州人也。身長八尺餘，胸臃博三尺，绝有力，少有对敌，惟李长子相次耳。性略知书，多口述词章，粗有可观。酷於南宗禅学用心，闻归长老精玄学，遂往宗教寺问之，不觉坐折寺碑中断，平常恭□如也。

姚结耳者，江南□人也。膂力过人，少小多扑搏为已任，时号“兼河头”、“相扑都知”。伪唐中主深好此技，赏赐异於他人。而克惟性修善，多持念发愿：“扑好手者遍，则出家为僧。”如是皆胜，自矜云：“举国绝对。”便於庐山开先寺求苦行剃染，寻为禅者。触犯勇气，急作，拟殴其僧，自念：“摧挫出家，还起无明，人□欢此。”乃止。犹对请普僧前，将巨树拔其根，劈其支干，褫其皮，如是数枝而止。其僧逃避。

李长子身長八尺，有勇力，多与谢建儒为偶对。掌琼元北人，行客来江南。申鬼子形绝么臙，快健绝伦，本扬州人。自馀眇小不可载，且纪其游者也。

蜀王氏后主为与凤翔李西平茂贞通好，送相扑人述述。次谒魏宗弼，号“六军太尉。”弼子甚好杂艺，游其门四方辐辏。弼子设奇，欲挫述之锋。时有石彦能者，实蜀之高手角力者，且有文性学览，谐谑谈论，稍有可取。故弼子延之为客，号“石校书。”尔日弼子谓述曰：“欲见新客之技，奈何无偶对，难见精妙。”时宾设有宗郎中（忘名）、郗环推官，同词曰：“石校书可与新客戏。”彦能逊让者数四，寻被郗揭其巾，见新剃□，遂与出手。为石伺入腰交而倒，述愤其为儒生折，伪入厨求食，取庖刀欲自裁。厨人攢格，弼子以实告：“石原是此技人。”厚赏而罢。

○出处

凡具勇力之人，侠气之类，合出幽燕，得崆峒之气。然角力者少闻，复仇报义者多。次则五陵、杜、霸，诸陵多性躁急。酒酣之时，好为暴恶气。轻沙之

客，翹关扛鼎，扑射壶博。又曰：“中黄之士，育获之侑。”注：“中黄国俗多勇人。又夏育、乌获，古之力人。”然此技随君主之所好，必逐处而出也，未必五陵。鄱阳荆楚之间，五月盛集，水嬉则竞渡，街坊则相搏为乐。蜀都之风，少年轻薄者，□□为社，募桥市勇。壮者敛钱备酒食，约至上元，会於学社山前，平原作场。於时新草如苗，□侯人交，多至日晏方了。一对相决而去，或赢者，社出物赏之，采马拥之而去，观者如堵，巷无居人。从正月上元至五月方罢。王氏有蜀，此色人衣宽衣，贴金花帽，乘脚越异，少壮多随从之。极至强梁，影庇起（一作越）法事极多。孟氏之世，此风浸微，备用而已。有名目者，刘仙子、王胜。三辅之间，此风最盛。自唐灭，寂寞无闻，纵有其人，散投诸国乡。今东京自梁祖以来，恶少者无不业萃其间。旧例：屠羊豕者行，必隶相扑管辖焉，贵益其脂膏尔，此亦近人饌之意也。於今高手者，朝廷重之。河南有庄宗之遗俗，故人多习焉。

○杂说

淮南杨氏为吴国，有谢建粗知书，口占词句，略堪采取。与惠照寺俗讲法师彦光为深交。一日，建手调味鲜鱼臠，召光公：“昨日日所谋善事，今朝已涅槃。所谓物为阁黎，且要早归净土。”光公尔日不赴，有偈子答云：“将知善事多磨，今日碍缘特入。烦我火头金刚，别告大权菩萨。”（建亲手造，故谓“火头”。江南将火长为头故云。）古贤集中罕见诗赋及，此儿有见《题墙上画相扑者》曰：“愚汉勾却白汉项，白人捉却愚人骰。如人莫辨输赢者，直待墙隤始一交。”（云是吴人顾著作）

吴越武肃王钱氏，每值八月十八日浙江潮水大至，谓之看潮。是日，必命僚属登楼而宴，及潮头已过，即斗牛，然后相扑。王谓人曰：“为军家出力而激勇也。”尝有掌筭库者，手握匙牡，因有索取，开销了不可得，主者责之。以匙错误，视其签牌，又是此人。方悟向观角力，不觉手握匙曲戾耳。

旧说角力人多不识字，而性强，庶事言“我能。”曾顾人作书曰：“我哥子在魏府衙中，亦祇候供奉。欲寄
